

經典白話課文賞析

樊善標

2021年1月23日

一、引言

對象：中學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科科主任及教師

目標：通過細讀和賞析經典白話課文，協助教師掌握經典作品的內涵。

詳情：賞析白話課文；推介及賞析適合中學生的白話文；分享相關教學心得。

因研討會時間所限，只選講新詩和散文。

選篇為初中、高中教科書較多選用的作品。

重點在於：

以所選篇章為例帶出一些賞析文學作品的基本方法。

因應中國語文和文學教師具備的素養，建議一些賞析白話文學作品的角度。

重點不在於：

教學法——是教師而不是中學生對作品的賞析

介紹最新的作品或文學理論——個人能力所限

中國語文和文學教師具備的素養：

1. 對語文的敏感：來自語文知識。

2. 可供對照的語例：來自廣泛的閱讀(不限於文學)。

二、聞一多〈也許——葬歌〉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夜鷹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撐一傘松蔭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鬚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本事辨正

何福仁〈聞一多的〈也許〉並非寫立瑛〉

〈薤露詞——為一個苦命的夭折少女而作〉，《清華周刊·文藝增刊》第9期
(1925年3月27日)。

六節。

〈也許——葬歌〉，《京報·副刊》1925年7月2日；聞一多《死水》(1928年
1月)。

刪為四節。

〈也許——葬歌〉，朱自清等編《聞一多全集》(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

再據聞一多選詩訂正本改動若干詞句，為現時通行的版本，即上文所引。

何福仁：「這是一種廣義、憐憫惻隱的愛，而不必限於父女。」

「三美」說並非賞析新詩的唯一「法則」

聞一多〈詩的格律〉(1926)

載1926年5月15日北京《晨報》副刊。

「前面已經稍稍講了講詩為甚麼不當廢除格律。現在可以將格律的原質分析一下了。從表面上看來，格律可從兩方面講：(一)屬於視覺方面的，(二)屬於聽覺方面的。[……]屬於視覺方面的格律有節的勻稱，有句的均齊。屬於聽覺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韻腳」。

「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詞藻)，並且還有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如果有人要問新詩的特點是甚麼，我們應該回答他：增加了一種建築美的可能性是新詩的特點之一。」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1935)

白話詩派—胡適、冰心、郭沫若……

音節：語氣的自然節奏，平仄不重要。

用韻：用現代的韻，平仄互押，或無韻。

格律詩派—聞一多、徐志摩、朱湘……

象徵詩派—李金髮、戴望舒……

「他(李金髮)要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卻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着瞧。這就是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

「(戴望舒)要把捉那幽微精妙的去處[……]講究用比喻，幾乎當作詩的藝術的全部」。

聞一多：「誠然，律詩也是具有建築美的一種格式；但是同新詩裡的建築美的可能性比起來，可差得多了。律詩永遠只有一個格式，但是新詩的格式是層出不窮的，[……]新詩的格式是相體裁衣。」

「精神與形體調和的美」。

何福仁：「全詩實為詩人內心獨白的歷程，經歷抗拒、掙扎、慰解。詩的旨趣，即在表述的詩人(生者)心路種種的變化」。

何福仁：「以特長的一句來體現，一改前詩輕柔、反覆迴增的短句。那些短句，聲容俱茂，悅耳，溫馨，訴諸感性；長句，則延緩閱讀，令人忽爾從夢中醒覺；再把長句分延，既有懸疑，又不失聞氏形式上對整齊的要求：『建築美』。」

參考

聞一多〈詩的格律〉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

何福仁〈聞一多的〈也許〉並非寫立瑛〉，《詩潮》第3期(2002年4月)，頁4-7。

何福仁〈悼亡的佚詩及其他〉，《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1日，頁6。

三、也斯〈給苦瓜的頌詩〉

「三美」說不適用的作品

建築的美：各行長短不一；但每節都是九行(「節的勻稱」)。

音樂的美：各行長短不一，沒有固定的節奏。

繪畫的美：詞藻不華麗。

——不過仍然有其「形式」。問題是怎樣描述、掌握？

1. 節奏

2. 行文

(一)外形和內心的對照

(二)美味和難吃的對照

虛假的陽光、雷電的傷害、陰晴未定的日子

甚麼是「頌詩」？

梁秉鈞《半途——梁秉鈞詩選》

頌詩：〈修理屋背的頌詩〉、〈太陽昇起的頌詩〉、
〈大馬鎮的頌詩〉、〈給苦瓜的頌詩〉……

〈關於頌詩〉：

中國文學的傳統—

《詩經》風雅賦，「頌之言誦也，容也，頌今之德，廣以美之。」

「對當世素質的肯定，以及廣為傳揚的公眾性質。」

西方文學的傳統—

「頌詩(Odes)是古希臘羅馬已有的文體，[.....]到了現代就逐漸減少了。現代主義詩人用這詩體，多半只作為反諷」

「在求學和生活中，在挫折與否定之餘，也追尋過不少我嘗試肯定的東西，所以一度也試寫頌詩。這些作品，或許可算是一個現代人，在明知頌詩逐漸變得不可能的時代，試寫的頌詩吧。」

王良和〈蟬鳴不絕的堅持——與梁秉鈞談他的詩〉：

「苦瓜上的皺紋令我想起老人家的經歷——像曾經過文革吃過苦的知識分子，做了許多事，苦了許多日子，卻蘊藏了豐富經驗，累積了智慧，仍然帶着與人為善的高尚素質。」

「等你從反覆的天氣裏恢復過來」

梁秉鈞《半途——梁秉鈞詩選》除了有一輯「頌詩」，還有一輯「詠物」，包括：〈木瓜〉、〈雙梨〉、〈球鞋〉、〈失蹤的盆花〉、〈不是一個茶壺〉等。

李孝聰、凌冰編《中學生文學精讀·也斯》解說〈給苦瓜的頌詩〉後，建議繼續閱讀〈人面〉、〈白粥〉、〈菜乾〉幾首詠物作品。

黃偉文填詞、陳奕迅主唱〈苦瓜〉

參考

梁秉鈞《半途——梁秉鈞詩選》，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年。

李孝聰、凌冰編《中學生文學精讀·也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

王良和〈蟬鳴不絕的堅持——與梁秉鈞談他的詩〉，王良和《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四、朱自清〈背影〉

主題是「父親對兒子無微不至的愛」？

王良和的閱讀

朱自清三弟朱國華：「1923年，大哥[指朱自清一筆者]以他的前妻為主角寫了一篇小說，名為〈笑的歷史〉，大意是說舊家庭婆媳關係中缺乏歡樂，笑也難得，父母讀後有些誤會，大哥察覺得，又寫了〈背影〉一文，感謝二老養育的功勞。」（《解放日報》1987年4月5日）

王良和：「它進一步證實作者寫〈背影〉的動機的確有自責，表示歉意的一面。」

余光中〈論朱自清的散文〉：

「朱文的另一瑕疵便是傷感濫情(sentimentalism)[……]〈背影〉一文久有散文佳作之譽，其實不無瑕疵，其中之一便是失之傷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裡，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淚，也未免太多了一點。[……]」

我的閱讀

朱自清的父子感情究竟怎樣？

〈笑的歷史〉寫到媳婦和公公、婆婆、姨娘的磨擦；〈背影〉只寫父親。

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因祖母逝世，回揚州奔喪。父親時任徐州樞運局長，在徐州納了幾房妾。此事被當年從寶應帶回的淮陰籍潘姓姨太太得知，她趕至徐州大鬧一場，終至上司怪罪下來，撤了父親的差。為打發徐州的姨太太，父親花了許多錢，以至虧空五百元，讓家裡變賣首飾，才算補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變故而辭世，終年七十一歲。」

根據不同的資料來源，朱自清父子的衝突還見於：

以私人關係要求朱自清任教中學的校長把工資直接寄給他；

在一封給俞平伯的信裡，把1922年在父親家裡的生活形容為「和種種鐵顏的事實接觸」。

可是朱自清也寫到對父親的敬愛，以及父子間親密的關係：

〈兒女〉(1928)：「我為甚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

〈冬天〉(1933)

〈冬天〉：「在台州過了一個冬天，一家四口子。[……]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們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人。[……]妻剛從家裡出來，滿自在。」

朱自清和父親的關係不盡和諧，〈背影〉文末慨嘆不知何時才能與父親相見，這篇文章的感情虛假嗎？

如果不必付出代價，愛人並不困難，但世界上很少人是完美的，愛一個不完美的人就未必容易了。知道了朱自清父子關係一度緊張，我們就會明白〈背影〉中對父親的愛其實是經過考驗的，這不是更真實而深刻嗎？

五、朱自清〈荷塘月色〉

重點：描寫技巧？

(一) 余光中〈論朱自清的散文〉在朱自清早年的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匆匆〉、〈春〉、〈溫州的蹤跡〉、〈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諸篇中，指出結構平鋪直敘、寫景欠缺詩意、形象拘束傷感，以及陳濫女性比喻、惡性歐化語法等弊端。

北京大學退休教授錢理群〈「做」與「不做」之間——讀朱自清的文〈綠〉、〈背影〉和〈春〉〉：

「余先生可能對朱自清散文寫作的歷史情境體察不夠，對其歷史貢獻估計不足；但他作為一個散文藝術家，對朱先生散文可能有的局限的觀察，還是敏銳的。」

(二)香港大部份教科書的〈荷塘月色〉是節錄本，刪去了最後幾達三分之一的內容。

「這幾天心裡頗不寧靜。[……]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裡的蛙聲；但熱鬧是它們的，我甚麼也沒有。」

孫紹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倫理的自由——〈荷塘月色〉解讀〉：

「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一講到〈荷塘月色〉，就只有一種思路，那就是社會學的政治功利價值——該文寫於 1927 年 7 月，正好是『四·一二』大屠殺之後，朱自清的苦悶，肯定反映了當時既不能投靠國民黨，又不能奔向井崗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彷徨。」

「四·一二大屠殺」

《維基百科》「四一二事件」：「中國國民黨『清黨』第一期中的標誌性事件。中國共產黨稱此事件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領導中國國民黨右派黨員，在上海青幫的幫助下，大規模逮捕、處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取締蘇聯顧問。」

孫紹振：「對當時白色恐怖的嚴酷現實不滿，表現孤獨的苦悶彷徨，尋求在一個清冷幽靜的環境中解脫而又不能。」

朱自清同一時期的〈一封信〉和〈哪裡走〉

錢理群〈關於朱自清的「不平靜」〉：

「一方面，他看到這是一種時代的、歷史的發展趨向，[.....]另一方面，他卻要固守知識分子『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說做想做的事、說想說的話，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說不想說的話的『自由』)，[.....]不能不陷入不知『哪裡走』的『惶惶然』中」。

錢理群：「在某種意義上，『荷塘月色』(寧靜的大自然)的『夢』也正是朱自清們的精神避難所。」

引用梁元帝〈採蓮賦〉和〈西洲曲〉的用意是甚麼？

「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當時嬉遊的光景[.....]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另一種詮釋

孫紹振：「〈荷塘月色〉所表現的苦悶並不是政治的，而是倫理性的。」

「擺脫了作為丈夫、父親、兒子潛意識裡的倫理負擔」

朱自清有甚麼吸引力？

參考

余光中〈論朱自清的散文〉，《青青邊愁》(臺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年])，頁221-244。

錢理群〈「做」與「不做」之間——讀朱自清的文〈綠〉、〈背影〉和〈春〉〉，《語文學習》2009年第2期，頁58-61, 63。

錢理群〈關於朱自清的「不平靜」〉，《名作重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76-79。

孫紹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倫理的自由——〈荷塘月色〉解讀〉，《名作細讀微觀分析個案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89-95。

樊善標〈合上文學教科書之後——在大學中文系重遇中學課文〉，《爐外之丹——文學評論及其他》(香港：麥穗出版，2011年)，頁151-158。

http://www.cuhk.edu.hk/ics/clrc/crcl_68/fan.pdf

樊善標〈導讀 時代的立足點〉，《朱自清經典作品精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頁iii-vii。

<https://www.cp1897.com.hk/bookinfo/pdf/pv/9789620745638pv.pdf>

樊善標〈饕餮〉，《香港文學》第394期(2017年10月)。

<http://hklitpub.lib.cuhk.edu.hk/pdf/journal/84/2017/1203651.pdf>

六、鍾曉陽〈販夫風景〉

第二屆香港中文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1981)

收入：

《香港文學展顏》第二輯(1982)

鍾曉陽《春在綠蕪中》(香港：大拇指半月刊，1983年)

鍾曉陽《細說》(台北：三三書坊，1983年)

司馬中原〈飛上枝頭採春回——序鍾曉陽的『細說』〉：

「她的筆墨總那麼虛虛淡淡的，慧黠中帶着一份嬌氣的慵懶，不經意中信筆揮灑，完全打破了文字單線性的連鎖，經驗的，內感的，冥想的，玄幻的，一地碎琉璃在人眼前飛滾。我十多歲抱讀紅樓夢，曾沉酣到書頁裡去過[……]及後讀若干新文學作品，多半木木然的過眼雲烟，即算有所品味，也祇相同於滴酒沾唇而已。這回細讀曉陽的作品，簾子一挑便進去了，進入一種迷離的夢境，噴湧的青春，纏綿的情意，在她對萬物生情的筆下，展佈成無邊廣闊的有情世界」。

「我和年輕的朋友相處多年，所見才情卓越的甚多，但使我自憐自縮的卻很少見，面對曉陽的作品，我彷彿面臨斑駁的銅鏡，赫然發現自身貧薄單寒，只不過是窮酸蠢物」。

〈月亮像一根眼睫毛〉：「上了車，天心坐在我旁邊，我只覺非常安定。她紮兩隻小髮束，慧黠的眼睛，俏挺的鼻子，相當有靈氣。又跟她貼得這般近，爽爽脆的笑聲傾傾叮叮落得我滿膝都是，終究搞不清是相逢還是重逢呢！她跟阿丁嚶嚶嚶嚶的聊着玩兒，又指指點點的告訴我哪座是觀音山，哪幢白白的是研究院。」

〈惜笛人語〉：「葉老師三十至三十五歲年紀，中等身材，長方形臉。大鼻子，大嘴盤。那張嘴，老是唇角裂裂的，永遠帶着點受傷的意思。然而他整個地是那樣耐看，乾淨俐落，衣服的色調溫暖和諧。他講話極文雅，一個字是一個字，不速不緩，吐音清晰，著力很輕，附於形則是摸上去厚厚軟軟的絨質，本身即是暖的。[……]」

梁遇春〈《小品文選》序〉(1929)：

「大概說起來，小品文是用輕鬆的文筆，隨隨便便地來談人生，因為好像只是茶餘酒後，爐旁床側的隨便談話，並沒有儼然地排出冠冕堂皇的神氣，所以這些漫話絮語很能夠分明地將作者的性格烘托出來，小品文的妙處也全在於我們能夠從一個具有美妙的性格的作者眼睛裡去看一看人生。」

七、小思〈花匠的道理〉

小思散文「說理」的不同形態

參考

樊善標〈情理之間——說理〉，小思著，樊善標、陳子謙編《中學生文學精讀小思》(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頁 82-83, 89-92。

八、結語

語文、文學素養的重要——教師已經具備的質素，仍可不斷精進
不孤立地閱讀一篇作品

要連結到： 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
 同一類型(體裁)的其他作品
 不同類型(體裁)的作品

作者本是有血有肉的人，需要通過相處來了解。

類型(體裁)是文學的傳統，寫作和閱讀的契約，賞析作品的客觀基礎。

〈合上文學教科書之後〉：

「作品編進教科書成為課文後，就給人『神聖』的幻覺，由是作品的感情簡化了，遠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作者也變成了異於我們的『超人』。」

〈殘留記憶和後來看法——重讀中學課程裡的新詩範文〉：

「其實作家未必喜歡以道德完美或不染俗塵的形象出現，不過作品一旦成為範文，並且抽離了原來的脈絡來講解，它的價值觀就會變得單純而狹隘，一方面佐證了世上有一套古今不變的價值體系，賢愚善否判然有別——這當然只是幻象；另一方面則把寫作活動神聖化了，似乎只有某些認可的情感才能寫進作品裡，而日常生活的瑣屑感受必須嚴格淘洗。於是作者和作品跟我們的距離就愈來愈遠了。」

參考

樊善標〈殘留記憶和後來看法——重讀中學課程裡的新詩範文〉，《爐外之丹——文學評論及其他》(香港：麥穗出版，2011年)，頁159-163。

<http://hklit.lib.cuhk.edu.hk/pdf/journal/55/2001/551414.pdf>